

字雨词风

你被人叫过“亲爱的”吗
“军令状”到底是谁立的
王蒙为何因“索引派”喊冤
朱军的“家父”用得对吗
“七年之痒”来自何方
“乌龙”是音译词吗
《无间道》的片名错在哪里
“风马牛”是三者并列吗
“势不可当”为何用“当”
象牙筷上拔的是“霍丝”吗



学海无涯，文字有味
来来来

让我们在字雨词风中来一场语言聚会
品一席文字盛宴

郝铭鉴 著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字雨词风

郝铭鉴 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字雨词风 / 郝铭鉴著. -- 上海 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444-8533-3

I. ①字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汉语规范化—研究 IV. ①H1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8196号



责任编辑 姚欢远

装帧设计 王怡君 晓蓓

字雨词风

郝铭鉴 著

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

官 网 www.seph.com.cn

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

邮 编 200031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40 1/16 印张 9.75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4-8533-3/H·0293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: 021-64377165

目 录

一、观言篇 / 001

做一个汉字传人 / 003

城市的“语言景观” / 007

论语言的“俯卧撑”现象 / 011

“贾君鹏”的前世今生 / 014

你被人“亲”了吗 / 016

“天气预报”的语言 / 019

别闹了，赵 C / 022

名字：向左走？向右走？ / 025

说说“语言过敏症” / 029

“必也正名乎！” / 033

当心你的“钥匙” / 036

从“梦游城”说起 / 039

天哪，又是“创意”！ / 042

此处不该称“驴友” / 045

二、论语篇 / 047

汉字礼赞 / 049

字典中的“鸡” / 053

遣词造句要有民生意识 / 057

语言的柔韧性 / 060

贵在别出心裁 / 062

劝君莫学孔乙己 / 065

漫说“潜台词” / 068

从“非典”说到缩略语 / 070

横看成岭，侧看呢？ / 073

“颠三倒四”面面观 / 076

从《读城记》谈起 / 079

“站着写”和“做减法” / 081

一“点”之妙 / 083

三、说事篇 / 085

从“王蒙喊冤”说起 / 087

有位作家叫“莫言” / 090

一声长叹：“好尴尬！” / 093

附：《书市散记》 / 096

朱军遭遇“家父门” / 102

从“董卿误读”想到的 / 105

惹祸的白背心 / 108

恨也“情人”，爱也“情人” / 111

导演的任性和标点的离谱 / 114

吴宗宪的“博君一灿” / 117

向字典鞠躬 / 119

考官要有恻隐之心 / 122

归来兮，四角号码！ / 124

三个错字，两条教训 / 126

四、聊天篇 / 129

巧用“姓名”例话 / 131

一个标点引发的“冤案” / 134

小心“路上有根桩” / 137

别把标点不当回事 / 140

“碰头”变“砸头” / 143

此“鉴”和彼“鑑” / 145

闲话“唠叨” / 147

从电报说到征婚 / 150

书名是怎样“炼”成的 / 152

周总理和《知识就是力量》 / 154

闲话改名 / 156

“唧唧”，什么声音？ / 160

《荷花淀》的两处删改 / 164

黄胄以名立志 / 167

五、解字篇 / 169

千万别折腾汉字 / 171

网民的语言智慧 / 174

问君可识“夏丐尊” / 177
谁是歌手“庚澄庆” / 179
瞧，“潜伏”的别字 / 181
知否，知否，应是“青蘋之末” / 184
孙俪姓啥 / 187
雪啊，雪！ / 189
“位”字三忌 / 193
小心“震撼” / 196
彘：一个让法官挨罚的字 / 199

六、探词篇 / 201

摆摆“乌龙” / 203
何谓“风马牛” / 205
“军令状”面面观 / 208
“拖油瓶”辨误 / 211
“亲爱的”，你闯祸啦！ / 214
替“埋单”算命 / 217
毛泽东和“九嶷山” / 220
“七年之痒”是个“外来词” / 222
遭遇“火星词语” / 225
从“鸳鸯火锅”说到“人肉搜索” / 229
“战天斗地”的“黄牌警告” / 232
补说“美轮美奂” / 234
《无间道》迷了“道” / 239
“九州”的来历 / 241

七、辨似篇 / 243

- 说“决”道“绝” / 245
- 此“混”和彼“浑” / 247
- 解开“繁”“烦”的疙瘩 / 250
- 该用“壁”时莫用“璧” / 253
- “意”“义”的意义 / 255
- “练”“炼”的辨诀 / 258
- “洒”“撒”何处见不同 / 261
- “钞”“抄”本是一家子 / 264
- “贻”“膺”切莫等闲看 / 267
- 于细微处说“查”“察” / 269
- “勾”“钩”的来龙去脉 / 272

八、释疑篇 / 275

- 你拥有的是“权力”还是“权利” / 277
- “势不可当”为何用“当” / 280
- “象牙筷”上扳的是“雀丝”吗 / 282
- “志哀”和“致哀”怎么区分 / 284
- “化妆”与“化装”的异同 / 286
- “同人”耶？“同仁”耶？ / 289
- “井冈山”可以写成“井岗山”吗 / 292
- 蔓延·漫延·曼延 / 295
- 说灯谜，话谜语 / 297
- “纽扣”能否写成“钮扣” / 299

关于本书答客问（代后记） / 302

一、观言篇



做一个汉字传人

2009年4月20日，随“中华汉字寻根之旅”，我到了陕西省的白水县。据说，这里是仓颉的故乡。每年“谷雨”这一天，当地都要在仓颉庙前举行祭拜大典。这年可谓盛况空前，参加者有4000人。场上大旗翻飞，号角震天，甲士列阵，学子挥毫，气氛庄严而热烈。就在“赫赫文祖，造字凿荒”的祭文声中，我脑海里浮现出四个大字：汉字传人。

是的，我们是汉字传人。世界上有四大古文字，唯有汉字至今不衰，硕果仅存。不过，汉字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20世纪上半叶，汉字曾面临“拉丁化”的挑战，在拉丁字母面前，有人自惭形秽，把汉字比喻为“世界上最龌龊、最恶劣、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”，甚至断言“汉字不死，中国必亡”。20世纪下半叶，汉字又面临计算机的挑战，有人认为“拼音文字能机械化，汉字不能机械化”，极力主张走拼音化的道路，汉字淘汰几乎已成定局。可事实告诉我们，承载着几千年人类文明的汉字，是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的。它犹如长江大河，生机澎湃，奔腾不息；在

攻克了“机械化”的难关以后，更是浩浩荡荡，一泻千里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然而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汉字依然面临着挑战。作为人类的智慧成果，汉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；作为文化传承的工具，汉字也没有得到精心的维护。在汉字教育和汉字运用方面，有不少问题是值得关注的。

比如字理的模糊。和拼音文字不同，每一个方块字都有着独特的字理，研究字理成了一门学问，这就是“小学”即文字学。我们的前辈文化人，几乎都曾受到文字学的熏陶。陈独秀曾在难中编写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；鲁迅听章太炎讲解《说文解字》，写过别具慧眼的《门外文谈》；郭沫若更是甲骨文方面的研究专家。可是，今天的识字教育似乎无“理”可言，文字学早被驱逐出课堂，学生只知点横撇捺，不知造字理据；社会上又不断有人戏说汉字，拿汉字开涮，什么“出”字是两山相叠，本义为重，“射”字是一寸之身，本义为矮……信口开河，自说自话，干扰了人们对汉字的认识。

又如读音的紊乱。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，准确地读音，是掌握汉字的基本要求。有些人却视读音为儿戏，秀才识字读半边，古已有之，于今为烈。于是，“龋齿”成了“yǔ 齿”，“濒临”成了“pín 临”。北京奥运会召开时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引用率极高，“乐”本该读 lè，不知怎么回事常被读成了“yuè”，至今不绝于耳。“说服”的“说”字，字典里注音为“shuō”，口语里读音为“shuō”，不少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却唯台湾读音

是从，刻意改读成了“shuì”。至于贾平凹(ào)还是贾平凹(wā)，陈寅恪(kè)还是陈寅恪(què)，更是聚讼纷纭，成了当代语坛的一桩桩公案。

再如形体的失范。汉字的字形有一个演变过程，到了汉代经历“隶变”以后基本成熟，从笔画到结构，形成了社会共识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通过自觉的文字改革，书写有了明确的规范要求。可这些规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遵循。“世博会”的“博”左边常被写成了“卜”，“康师傅”的“康”下边写成了“水”。“家乐福”超市是一家跨国企业，中文标牌上的“家”字少了一撇，至今错字招牌高高挂，牛气十足。甚至电脑字库里的有些字，一打出来就是错的，比如“假”字的右上角误成了“几何”的“几”，“肺”字的右半边本应是一竖到底的“市”，误成了一点一横的“城市”的“市”。当年铅排时代，印刷厂的字模要经过专家严格审核；如今电脑字库各行其是，错了也无人过问，出现了文化管理上的盲区。

还有书写的退化。世界上有近两千种文字，唯有汉字形成了一门独特的书写艺术——书法。王羲之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。写字，历来是文化人的基本功。看看五四以来的作家的手稿，哪一个不是写得一手好字？“墨宝”，曾经是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。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汉字书写被边缘化了。当年教育部长蒋南翔曾经说过：“我最怕两样东西：一是北京售货员的脸，二是中国大学生的字。”如今售货员的脸已变得亲切，大学生的字依旧不敢恭维。手机短信说得更干脆：“一手好字，被电脑废了；

一个好胃，被白酒废了；一个好家，被秘书废了；一个好官，被金钱废了。”你看，第一句说的便是书写能力。

汉字，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。汉字能有今天，是和一代又一代的汉字传人的努力分不开的。如今汉字的接力棒已经到了我们手里，如何正视汉字的生存现状，提高汉字的文化地位，让汉字绽放出更为灿烂的花朵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。汉字传人，好自为之。（2009年9月）

城市的“语言景观”

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风貌。构成这个风貌的，除了湖光山色、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，还有语言。街头的店招、商标、广告、标识，是城市独特的语言景观。它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，甚至能营造丹纳所说的“精神气候”。

60多年前，我从苏北到上海，住在苏州河的北岸。“浜北”和“浜南”，虽只一河之隔，但风光景物大异其趣。“浜北”的语言景观，我依稀记得的，一个是在电信杆上或小便池边，不时会贴出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啼郎，过路君子念一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”。同学劝我别念，我却每次都会驻足，都会默念，而且不止念一遍，简直有一种读唐诗的快感。另一个是在弄堂深处，总有人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上一行大字：“在此小便是乌龟！”几乎每条弄堂都有。后来读鲁迅杂文，才知道原来它是一道传统的语言景观。

1970年代，正是“文革”的疯狂时期，我在某市级机关工作。每逢“五一”“十一”两个重大节日，都要奉命草拟标语，市里头头批准以后，便下发到各区制作。上海各大制高点，第一百货商店、国际饭店、市工人文化宫、大光明电影院，都是悬挂标语的绝佳位置。每次悬挂停当后，我都要“巡视”一番，只见一条

条标语如红色瀑布一般，飞流直下，气势如虹，惊心动魄。殊不知正是这些标语形成的语言景观，让我们这座城市显得喧嚣、浮躁和失态。

俱往矣！社会在发展，城市在变化。如果说当年还没有自觉的语言景观意识的话，那么今天人们已高度重视环保。不但重视自然景观，而且重视人文景观，不但追求商业效果，而且追求内在的文化涵养。营造健康的语言环境，已经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城市的语言景观，第一要体现学养。街头的文字布置，要让人看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。无论是挥毫泼墨，还是遣词造句，不出错应是底线。如果乘车时进的是“候车亭”，休假时住的是“渡假村”，广场上竖立的是“严谨扒窃”的宣传牌，餐馆里推出的是“大陷馄饨”的广告语，那恐怕是很难让人对这座城市在文化上高看一眼的。作家龙应台曾说过，看一个城市是不是现代的，下一场暴雨就够了。如果雨后交通不受影响，生活依然有序，这个城市就是现代的。仿照她的说法，也可以说看一个城市是不是有文化，瞄几块广告牌就够了。如果广告牌上用字正确，书写规范，措辞得体，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。

城市的语言景观，第二要讲究气质，要从文字上反映这座城市的顾盼自如，泱泱大度，志存高远。商业宣传中谐音修辞曾十分流行，其中不乏语言智慧，但稍有不慎便会显出小家子气。修指甲的取名“甲舞风云”，做头发的自称“最高发院”，自以为聪明过人，却有一种搔首弄姿的轻薄相。旧时的里弄，常常取名“集

贤里”“嘉德坊”之类，于不露声色中飘出一股书卷气；如今新建的大楼，不少以洋名炫人，说穿了不过是攀龙附凤的心态作怪。难怪一位住在“罗马花苑”的文化名人，别人问她住在哪里，她总觉得难以启齿。

城市的语言景观，第三要重视格调。要有基本的是非观，不能自轻自贱，以老莱子娱亲的方式逗人一笑；更不能把流氓腔、无赖腔、痞子气视为个性。某城市曾有一座塔玛地大楼，如果这个名称仍然保留的话，无疑是城市的耻辱。本人曾见到一家卖狗熊玩具的小店，竟取名“奶奶的熊”，调戏道德到了忘情的地步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“叫了个鸡”炸鸡店，不管怎么辩解，这个居心叵测的店名，都是对民族的文化传统，对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公开叫板。

除上所述，城市的语言景观，还要突出一个“美”字，要让人觉得赏心悦目，要体现城市的审美追求。多年前曾和费锦昌先生议论过这个问题，当时我们正走在一条街上，两边商店鳞次栉比，生意一片红火。这些商店的招牌，清一色是用有机玻璃制作的，粗壮的字体配以耀眼的灯带，白天银光闪烁，夜晚霓虹璀璨。在貌似繁华之中，透出一个大大的“俗”字。过去的商店招牌，可不是这种作派，哪怕是路边小店，招牌上的字也是值得玩味的。更不用说齐白石题写的“烤肉宛”，启功题写的“同仁堂”，那已经进入了艺术的境界。

总之，城市的语言景观，是和城市的眼光联系在一起的。记得梁从诫先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，说自己的父亲母亲、著名建